

“腾博基金”广东省博物馆访学报告

赵祎君 北京联合大学

一、访学背景

2024年3月，我有幸受“腾博基金”资助，前往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开展为期半年的访学。这份幸运源自中国博物馆协会发起的“高校青年教师支持计划”。该计划旨在打破博物馆学领域年轻老师们实践机会少、科研支持少的双重困局，力图在培育一批兼具理论素养与实务能力的青年学人的同时，也为高校与博物馆、学界与业界的交流合作创造契机，并最终助力新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见面会

二、访学经历

访学前半段，我在粤博陈展中心跟班学习。我旁听了粤博陈展委员会的每月例会，并依据不同策展团队的工作进程，观摩学习了展览

的文本策划、艺术设计、施工布展、配套活动的开展以及撤展全流程。期间，我参与了不同策展团队的组会讨论以及社教活动结束后的复盘反思，与多位策展人、设计师、教育专员、志愿者等进行了对谈交流，从而对博物馆展陈与社教的工作流程以及粤博策展人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体悟。



参与不同组会

同时，我受邀调研了深圳、东莞、中山、杭州等地的多家博物馆，参与了粤博举办的多场学术讲座，在与多位馆长、策展人、专家学者交流的基础上撰写了访学期间的第一份科研申报书。



调研不同博物馆

访学后半段，我的工作重心逐渐偏向特殊群体的博物馆教育。以5.18国际博物馆日为契机，我持续观摩并参与了粤博为视障、听障观众开展的多场社教活动，与教育专员、口述影像培训师、手语老师、特殊群体观众、志愿者等多次进行交流。



参与粤博的视障、听障教育活动

通过活动，我结识了若干视障朋友。在与其一同欣赏无障碍电影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口述影像”；在与其在一同在广州探馆（涉及近十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的过程中近距离观察视障人士的参观行为，了解他们的观展需求。



与视障朋友在广州探馆

此外，我还前往香港、澳门两地，调研了香港艺术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 M+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博物馆等十余家博物馆的无障碍建设状况。

在此基础上，我在粤博组织了一场视障人士、公益律师、志愿者、特教老师与馆方多部门的座谈会，联合馆方申报了一个青年科研项目，受邀参与第十届“博博会”并在“无障碍博物馆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对谈发言。



组织座谈会

参与研讨会

访学期间，恰逢中山大学在粤博开展春季学期的《博物馆实践》课程，受潘攀老师邀请，我走进课堂观摩学习。通过与老师、同学们的交流，我在教学设计与馆校合作方面获益匪浅。

三、收获与思考

本次访学让我有幸从台前走向幕后，通过观摩学习和参与交流，我在博物馆展陈设计、馆校合作、无障碍建设方面拓宽了视野边界，收获了宝贵情谊，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规划与认知。

关于策展，此次访学在“引进展”领域为我打开了全新视野，我真切地认识到是否引进一个展览需要综合考量诸多要素与关系：展览主题与观众需求的匹配度，巡展展期与本馆档期的契合度，展品体量与临展空间的适配性，展览内容的学术含量与创新性，中介机构的信誉口碑、资源整合与沟通协调及风险管理能力，借展费、运输费、保险费、设计施工费等成本预算，展览是否收费及其潜在舆论影响与票务收益测算，巡展的首站效应或非首站的文物支撑问题……

尤为启发的是，策展人如何在实践中摒弃单纯的“拿来主义”，突破“搬运工”的角色定位——通过本馆文物补充、学术视角重构、空间叙事再造等方式，将巡展转化为具有文化对话意义的在地叙事。

这背后彰显的是策展团队的阐释与创造性转化能力。



与策展人合影

中英双方策展团队合影

关于馆校合作，潘老师的课程打破了我对传统教学的想象。她用实践证明：一整个学期的非实习类课程完全可以扎根博物馆，甚至能申请到专项教学经费；学生们的期末作业可以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成为真正能落地展出的实体作品。



中大学生的多感官设计作品“东坡笠”与“陶屋”

除了国外博物馆的多感官设计案例，值得学习的还有这门课程的组织形式——粤博藏品、陈展、社教、人事、公服等不同部门的馆员轮番上阵，从不同角度为学生授课并对其作业设计方案进行指导点评；而“方案PK-优胜项目孵化-重组团队”的机制，既模拟了真实职场竞争，又确保有限资源聚焦于高潜力创意。这些实践让我看到，馆校

合作远不止于“带学生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而是要让博物馆真正成为教学创新的实验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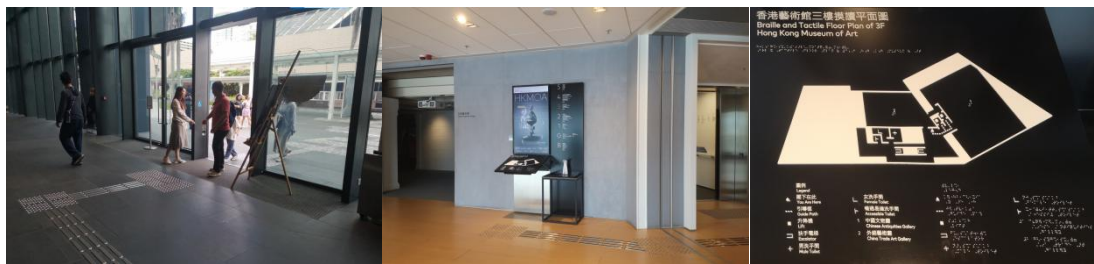


与学生讨论设计方案



课后合影

关于博物馆无障碍，此次访学在认知与情感的碰撞中重塑了我对无障碍的理解。在实地走访的港澳博物馆中，香港艺术博物馆在服务视障人士方面的举措让人印象深刻。室内室外衔接紧密的盲道、精细设计的无障碍电梯与卫生间、使用统一触感符号的摸读平面图、为实现艺术通达而设计的触摸制作以及口述影像等，无一不体现博物馆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当前港澳地区的博物馆所接待的视障观众数量有限，且主要依托公益组织以集体预约形式开展定向服务；馆方通常只提供基本导赏，涉及无障碍领域的口述影像、触摸制作等专业性服务则需依赖第三方机构（相关协会或工作室或社工群体）协作完成；此外，面向视障观众的讲解及其他社教活动的开展频次也远未实现常态化。



香港艺术博物馆的盲道与摸读平面图



香港艺术博物馆的触摸制作

与此相对，粤博自 5.18 后开始逐步将面向特殊群体的社教活动打造为本馆的常态化公共服务，每月定期举办口述影像和手语导览，并通过线上平台拓展服务范围，以便惠及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与此同时，粤博依托自身强大的志愿者团队，通过开展口述影像和导盲随行等专业培训，增强服务能力，为特殊群体文化权益的长期保障提供有力支持。

在粤博的实践案例中，我看到了支持博物馆无障碍的馆领导，看到了一支庞大、稳定又能扛事的志愿者队伍，更看到了在无障碍领域长期耕耘的项目核心负责人——于婧老师。常态化举办此类活动的一大难点在于，如何找到愿意来馆参观的特殊群体，如何通过残联、盲协/聋协、特教学校乃至其他社会组织连接博物馆与残障人士……这不仅依赖博物馆自身的平台影响力，更依赖馆员个体的社会活动能力，以及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还愿意额外投入的时间与精力。须知，在博物馆筹划举办特教活动会涉及大量琐碎但必要的隐形劳动，如协

调各方时间、反复确认需求、落实人员分工、听取反馈意见……这些工作既难以量化，也容易在考核中被忽视。

在此次调研中，我也发现过因核心负责人离职，无障碍项目随即停滞的情况。这背后是制度性支撑的缺失——国内博物馆目前既未设置类似香港“无障碍主任”、美国“无障碍总监”的专职岗位，现行的定级与运行评估也未设置细化的考核指标（如为视障观众提供口述影像服务）。倘若不便硬性规定，那么是否可以在“十大精品陈列”“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等行业评比中体现出对“无障碍”的关注与指引？将来又是否能够成立“无障碍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博物馆无障碍是“必答题”还是“加分项”？考验的是决策者的预判与权衡。

此外，通过粤博活动，我结识了若干视障朋友；通过若干朋友，又进一步结识了在盲人按摩店工作的文学爱好者、正在考证的准视障咖啡师、为视障人士拍摄记录片并作口述影像的私人工作室主理人、探索触觉制作的艺术家、为完成毕业论文正在广州视障圈里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在读博士……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不时会听到“残障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处境”“视障只是在以一种不依赖光的方式感知世界”“所有社会成员理应充分且平等地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没有我们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我们需要的不是‘特殊设计’，而是‘通用设计’”等观点表达。是的，虽然博物馆的传播语言主要诉诸于视觉，但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它不应只属于明眼人；而真正的无障碍，始于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人愿意摒弃善意的施舍思维，成于务实解决无数“有点麻烦却必须较真”的细枝末节。这条路注定

漫长，但至少我们已有方向。

文末处，只有感谢。

感谢白主任及陈展中心的各位同事，感谢于老师及志愿者伙伴们，感谢肖馆，感谢粤博。感谢潘攀、阿冲、泽宇。感谢林丫丫、马雯钰、林苗苗，感谢中国博物馆协会与腾讯基金会。感谢北京联合大学，也感谢支持我、帮助我的所有人。



陈展中心年度合影



全馆合影

因为有限，所以连接。

在无障碍博物馆的建设路途上，我将继续前行。